

# 1

冬天的清晨六点，天色仍未全亮，太阳不准时，但闹钟一刻也不差地响起。

蓝玉缙从被窝中伸出一只小手，快速地按掉闹钟，本想再赖在温暖的被窝里，可是今天却是和死党每月一次的早餐聚会，所以她得提早出门，免得来不及上班。

她看了看窗外灰暗的天气，内心挣扎得很，实在很不想出门。昨晚寒流来袭，幸好没下雨，否则又湿又冷的天气，一定会让她的手脚冻坏的。

披上一件厚重的黑色长外套，戴上渔夫帽，再戴上一双羽毛手套，全副武装后，她才缩着身子，骑着她那辆轻巧的小摩托车出门。

蓝玉缙来到咖啡厅，看见两个死党——孟沛绮和璩惠文早就已经到了，而且桌上的咖啡都快见底了，只好向柜台点了杯外带的热咖啡。

“小缙，你怎么这么慢呀，每次都是你最后到。”璩惠

文接过蓝玉缙厚重的外套，开玩笑地抱怨着；而静静坐在一旁的孟沛绮，只是淡淡地一笑，好像早就习以为常了。

“不能怪我呀，从我家到这里常常大塞车，这里车位又这么难找，我得把摩托车停得老远再走路过来，而且寒流来袭，我的手都快冻僵了。”蓝玉缙冷不防地将冰冻的双手往孟沛绮的脸颊上贴，惹得安静的孟沛绮一阵惊呼。

“你的理由还真多！”惠文啐了一句，“还有，别以为沛绮不多话就欺侮她，想找人取暖，我郑重推荐——男人的胸膛不错。”

“啧啧连你说这话还真不会脸红。”蓝玉缙睨了璩惠文一眼。

“有什么好脸红的，男人的胸膛本来就是要让女人靠的。”璩惠文说得理直气壮。她的个性就是——没事靠自己，出事靠男人！

“我不需要。”

“女人怎么可能不需要男人？”璩惠文低声惊呼，忍不住开始说教，“自从毕业后，我交过快十个男朋友，人家沛绮至少还有个暗恋的对象，你呀，连个闹绯闻的影子都没有。”

蓝玉缙一听到璩惠文又要老调重弹了，连忙闭嘴，因为这时候如果和璩惠文争论，一定又要演变成一场口

水战，到最后落败的一定是她自己，然后璩惠文又会开始替她物色对象，积极地要她去相亲，简直比她老妈还关心她的终身大事。

“暗恋等于没有，就算我再怎么暗示都没用，他是根木头。”沛绮搅着已冷却的咖啡，满是愁绪地下了注解。

“暗示没用，就表白呀！”璩惠文着急地叫着。

“我承受不了负面的答案。”

“所以你宁愿这样苦恋着？”沛绮点头，璩惠文气得大叫：“笨蛋！你还有多少个五年呀？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种愚蠢的举动呀？”

“不知道，或许爱到我不想爱他为止吧。”孟沛绮忽然反向搅动咖啡，看着漩涡因为突然逆转而混乱，她忽然觉得那好像自己矛盾的爱情。

现在矛头指向孟沛绮了，蓝玉缙悄悄地吁了口气。她仍是闭上嘴不敢出声，怕璩惠文话锋一转，又扯回她身上来。

她们三个，三种恋爱观。璩惠文热情洋溢，走到哪里都是最出风头的；孟沛绮温柔典雅，是个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人，所以她才能默默地爱了“木头”五年；而她自己则是主张“女人大如天，男人闪一边”，她独立自主，样样不求人，她实在不明白自己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男人。

“真是笨蛋！真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两个死党却是这么不开窍呢？”

璩惠文又气又烦，手指不断敲着桌面。

“没有爱情又不会死。”蓝玉缙一时嘴快，忘了要明哲保身。

“但是会枯萎，尤其是二十六岁的女人，没有爱情的滋润，枯萎得更快。不但心灵会感到寂寞，就连个性也会变得暴躁易怒，此时所有皱纹都会提早出现，一不小心，还会被当成三十几岁的女人。”

“哪有！”蓝玉缙急急道。但璩惠文说的，她又不能否认，因为她那天出门倒垃圾，一个白痴邻居竟然叫她“蓝太太”！她摸摸自己的脸，明明是年轻貌美、自信洋溢的现代女性，却被当成太太级的人，难道她已经开始枯萎了吗？

她有些担心地碰碰眼角、唇角，害怕真的会出现细纹。

“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我们现在还没过三十大关，还是属于挑人的阶段，所以能挑就挑，有人追，觉得还不错的，就交往看看，千万别太含蓄、矜持。”璩惠文一副老大姐的口吻训诫着。

“这样不是太滥情了吗？”孟沛绮不认同地皱起眉。这和她专心苦恋着一个人的爱情观真是南辕北辙。

“不这么做，怎么知道哪个男人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只要你不是脚踏多条船就行了。”

沛绮和惠文说得都有理，但蓝玉缙不认为自己软弱

到需要依附男人的境地。天冷的夜里 ,没人暖被 ,用电毯裹着就好了 ;水管、电灯、窗户坏了 ,随时都可以找人来修 ,没有必要为了找一个免费的长工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给赌进去。

父母失败的婚姻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璩惠文口干 ,喝了一口水 ,又看看手上的表 ,“不跟你们说了 ,今天早上我男朋友从南部上来 ,小缇你先回公司 ,我不进公司了。沛绮 ,下个月再见了。拜 ! ”

她急急地拎着皮包走了。

“真是的 ,每次都这样 ! ”蓝玉缇看着潇洒离去的璩惠文 ,真是又嫉妒、又羡慕 ,“当个会计师就是有这个好处 ,有事才进办公室 ,不像我 ,一个小小的会计组长 ,每天累得像条狗似的。 ”

孟沛绮淡淡一笑 ,“说到这儿 ,小缇 ,你今年的会计师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 ”

“唉别提了 ! ”蓝玉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每次我都准备得非常充分 ,可是每次都差两分及格 ,真是气死人了 ,更气人的是 ,连续三年都差两分 ! ”

蓝玉缇气极地瞪着自己的手指头 ,恨不得一口咬下去。

“幸好我不吃这行饭 ,小小的门市小姐 ,不必考这些让人头痛的证书。 ”她虽然也是学商的 ,但她向来不喜欢动脑筋去理解数字之间的关系。

“不跟你说了，你慢慢吃吧，我要去上班了，否则我一不在，那群小萝卜头肯定又会偷懒，而且今天总公司那边派了会计师过来支持，我得早一点到公司。”

“小缙，别把自己说得那么老，你的组员最多也才比你四岁而已。”

“对喔。”她敲敲自己的脑袋，因为每天盯着他们做这、做那的，她都快变成老妈子了。

“虽然不要爱情，但心也要保持年轻、愉快。”

“和那群小鸭相处，不老也难，再见了。”蓝玉缙拿着服务员送来的咖啡，急急地离开了。

孟沛绮淡淡地笑着，两位好友都离开了，下次见面，又要等一个月以后了。



蓝玉缙急急地往停车的地方跑去，在转角时，突然和一个人迎面撞上。在她还来不及稳住重心也还来不及看清撞她的人时，另一个人又扑了过来，还反手将她给钳制在地上，害得她下巴撞到地上，痛得哀叫出声。

“你做什么呀！快放开我！”蓝玉缙被人重重地压在地上，肺部的空气差点被挤光。

“是女人？”她背上的男人听到她的声音，眉头忽然一皱。他拿下她的渔夫帽，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瞬间散

了开来。

任立璇一愣，真的是女人，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可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可以拉住行进中的摩托车，再抢下她的皮包？

但是她这身黑色渔夫帽和黑色长大衣的打扮，和欧巴桑形容的一模一样，而且，欧巴桑的皮包就在她的脚边，人证物证俱在，令任立璇不得不相信，这个看似瘦弱的女人真的是抢匪。

“不然你以为呢？”蓝玉缙难受地叫嚷着，“还不快起来，你这个无礼、冲动、鲁莽的笨蛋家伙！”

任立璇是放开了她，可是手仍紧紧抓住她不放。

“你快放开我，否则我要叫非礼了。”蓝玉缙眼底冒着火光，瞪着眼前这个莽撞的男人。

“看你长得漂漂亮亮的，竟然学人家做抢匪。”任立璇心里突然觉得有些难过。

看她相貌清秀、慈眉善目的，怎么会做出糊涂事？该不会是失业太久，没钱花用才临时起意的吧？

“抢匪——”蓝玉缙惊愕得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我什么时候抢了你的东西？”

“这个。”任立璇把皮包拿给她看。

看着他手上的皮包，蓝玉缙明白了，她不可思议地盯着他，“你该不会说我抢了你的皮包吧？”

“人证物证俱在。”他没有正面回答。

“你别含血喷人！”她开始有些着急，怕这个鲁莽的男人真会不分青红皂白将她押送警局。

“那你说，皮包为什么会在你身上？”他是个公正的人，他想给她一个自白的机会。

蓝玉缙生气地叫道：“我怎么知道！”

蓝玉缙的强辩令任立璇非常失望，但他又不想她一个女孩子的前途就此断送，因此他决定吓唬她，希望她会因为害怕而改过自新。

“既然你不愿意说明，就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吧。”

“放开我，你简直不可理喻！”蓝玉缙奋力地挣扎着，虽然清白与否只要上了警察局就会明白，但她可不想上警察局去触自己霉头。

“先生！”一个欧巴桑哭哭啼啼朝他们奔过来，一见到任立璇手中的皮包，脸上立刻浮现笑容，“先生，谢谢你，你真好心，要不是你替我找回了皮包，我一家老小就要喝西北风了。”

“大婶，我已经替你抓到了抢匪，你想要告她吗？”任立璇不知为何，心里忽然担心起欧巴桑真要这个女孩子吃牢饭。

“抢匪不是她啦！她这么瘦，一阵风都可以把她吹走，怎么还会有力气抢我的皮包呀那个抢匪是个男孩子啦。”欧巴桑边说边查看皮包里的钱有没有少。

“什么菜”任立璇看看欧巴桑，又看了看满脸怒火的蓝玉缙，霎时一脸尴尬和愧疚，面色也突然涨红，不过心底却因为知道蓝玉缙不是抢匪而开心，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蓝玉缙瞪着他，眼底燃着熊熊怒火。这个男人害她撞伤了下巴，还弄翻了早餐，真是不可原谅！

看他一派斯文，眼神晶亮有神，看来应该是个聪明果断的人，可是，怎么会这么没有脑袋呀！

“先生，谢谢你，你一定好心有好报的。”阿婆紧抱着手提袋开心地离去，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无心之下已经挑起了一场战火。

“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我以为……”他指着她下巴的擦伤，诚心地道歉。看到她细致的皮肤因他的鲁莽而受了伤，他就觉得又内疚又心疼。

“以为我是抢匪？我的样子像个男人吗？”她拳头紧握，生气得几乎快要尖叫了。

才刚刚被璩惠文说她都快成为过时的女人而心烦不已，现在又被他误认成男人，气得她真想给他一拳，幸亏她良好的修养使自己克制住了。

“不是的，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任立璇急急地解释着，俊朗的脸顿时涨得绯红。他明白，如果一个清秀的女孩子被当成是粗鲁的男人，对女孩子而言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羞辱。

“你就有——”蓝玉缙玉指戳着他坚硬的胸膛，“否则你也不会毫不犹豫地向我扑过来！”

“对不起，我真的只是抓人心急。”任立璇不知该如何解释，只能一再地道歉。

“那也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呀！”真是枉费他父母生给他一双好看的眼睛。

“对不起，我带你去医院敷药吧，然后我再送你回家休养，你看如何？”

“不必了，我还要赶去上班呢，碰到这种事算我倒霉。”她气鼓着脸，拂拂刚买的新外套。

虽然这个鲁莽的男人得罪了她，但他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尽管想气他、怪他，可是一想到欧巴桑看见钱包失而复得的开心模样，她心里那把火就怎么也燃不起来。

“那我送你去牵车吧。”他绅士地替她提着手提包。

“不用了，我自己可……”

“是刚才那个抢匪！”任立璇忽然指着前面一个帽檐压得低低的男人叫道，说着又要冲过去，但被蓝玉缙拦了下来。

“你确定你没看错？”她看着他所指的男人，果然穿着打扮和她一模一样，就连身形也差不多，难怪他会错认。

“这次绝对没有看错。”任立璇百分之百肯定。

“那还等什么？”蓝玉缙丢了一个眼神给他，见他点

头后，她挽着他的手，假装逛街地东看看、西指指，慢慢地走向那个抢匪。

等到离抢匪只剩三步距离时，他们两人极有默契地互相递了个眼神后，一起扑向抢匪，顿时三个人跌抱成一堆。

“看这次你还跑不跑。”任立璇立刻将他反手钳制住。

“你这个笨贼，竟敢和我穿一样的衣服。”蓝玉缙不客气地送他一颗大爆栗。

“你们干什么！我又没有抢东西！”抢匪吃痛地怪叫道。

“哈！不打自招了，笨蛋！”蓝玉缙又敲了他一记。

“有什么话，到警察局再说吧。”这个可恶的恶贼，要不是他，他也不会得罪了美丽的小姐，幸好她大人不计小人过。

结果说不进警察局的蓝玉缙还是进去了，不过今早发生一连串的事，倒也蛮刺激的。

出了警局，任立璇很不好意思地开口：“小姐，今天真的很抱歉……”

“别再跟我说对不起了，你不是有心的，我了解。”她认命地苦笑着。

“谢谢。”

“我走了。”呼！做了一件好事，心情真是好。

任立璇看着她轻快的背影，不禁对这个善良、热心又宽容的女孩留下了深刻、特别的印象，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见……

唉呀！他竟然忘了向她要名字和电话——

他追上去，可是蓝玉缙已经跳上出租车走了。

任立璇只能万分失望和沮丧地看着愈行愈远的黄色小点。



蓝玉缙进入公司，果然整个公司闹哄哄的，聊八卦的、吃早餐的、看书报的……什么情形都有，就是没人在办公，好像这儿不是公司，而是休闲娱乐中心。

不过，这也不能怪这群活泼、精力旺盛的小姐们，因为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就是这样，每个月多多少少都有几天空窗期，那几天里大家几乎都没什么事，而这也正是蓝玉缙的噩梦。

她最恨的就是单月的月初。外务小弟出去收发票，留在公司的小姐们全都打扮得像个贵夫人似的来这儿享受上班的乐趣，而她就得像个苦命的欧巴桑，追在她们的屁股后面跑，也不想想，年轻貌美又一身昂贵装扮的她也想当个贵夫人，但她哪有那个命呀！

果然——

“组长 ,复印机卡纸了。 ”

“组长 ,电话有杂音。 ”

“组长 ,传真机不动了。 ”

“组长 ,计算机没图像了。 ”

“组长 ,走廊的灯烧掉了 ,还有 ,你办公室的电灯开关故障了…… ”

四面八方的求救声一股脑儿地朝她袭来 ,所有人皆看见她进公司 ,但却没人注意到她脸上的伤和一身的狼狈。

“闭嘴 !我可是会计组长 ,而不是总务组长 ,要修 ,找总务去。”蓝玉缙又委屈又难过地板起脸喝道。当下果然鸦雀无声 ,可是才维持了一秒 ,气氛又马上开始沸沸扬扬的 ,根本没人理她。

蓝玉缙挫败地垮下肩膀。为什么她的威严、怒容对这群小丫头一点用处也没有呢 ?

“组长 ,别这样嘛。总务今天全出去帮我们收发票了 ,你就行行好嘛。再说你是个百修女王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染了一头褐发的林佳佳凝着小脸 ,可怜兮兮地说道。

这个高帽子一扣 ,蓝玉缙果真就无法反驳了。

“组长 ,你最行了 ,拜托啦 ,你就先委屈一下啦选”

漂亮可人的组员低着头 ,眼睛再无辜地眨呀眨的 ,蓝玉缙就没辙了 ,谁叫这班组员全是她的大学学妹

呢！

因此她认命地修了复印机、传真机、电话机，再看了看计算机，最后跑到总务部拿了登梯和新的灯泡，然后系上工作围裙，准备做一名水电工。

现在她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考不上会计师了，如果考试题目是要她修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她肯定过关。她边换灯泡边抱怨着，但手上顽劣不合作的灯泡，怎么就是不肯卡进卡榫内。

“小姐，那个灯泡和灯的规格不合。”

蓝玉缙停下手上的动作，从上往下看，心里感激地想谢谢这个好心的男人。说不定接下来的工作，还能请他代劳呢。

但两人一照面，表情顿时又惊又喜，还异口同声地叫道——

“是你！”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真巧呵选

“你又怎么会在这里？”能再见到她，任立璇心底为这巧合一阵雀跃。

“我在这里上班。”

“原来你也在这里上班。”任立璇开心笑咧了嘴，一想到未来半年能和这个女孩子共事，他就感到莫名地开心和期待。

“也？”蓝玉缙敏锐地听出他话里的关键词，“你也在‘德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吗？”

任立璇点点头，“我是总公司派来支持的会计师，我叫任立璇，请多指教。”

“原来是你！老天爷我等了你好久了。你再不来，我就快被那群小姐给烦死了。”蓝玉缙如获救星地步下登梯，“你好，我叫蓝玉缙，至于个性方面，相信你早上已经见识过了。”

她眨眨眼，早上那一起擒贼的默契仿佛让他们拉近不少距离。

任立璇抿嘴一笑。记忆中全是她善良、宽容的一面，至于凶巴巴的模样，他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蓝小姐，早上的事，我真的非常抱歉……”他尴尬地低下头，俊帅、充满阳刚味的脸上，难得出现一抹腼腆。

“都说了别再提了，我不是小气的人。”她这个人恩怨分明，很好说话的，毕竟早上那件事纯属误会。

她冲着他甜甜一笑，笑容如冬天的阳光，霎时暖了任立璇的心。

“咦？你的伤……”他看见她并没有处理伤口，不禁皱起眉头，心底涌起一股想保护她的欲望。

“不碍事的。”她摸摸下巴，伤口擦破皮的部分已经干了。

“我替你擦药吧。”

“不用了，真的只是小伤而已。”任立璇的好意蓝玉缙明白，但她不是个脸上有点小伤就哇哇大叫的人，再说伤口又不是不会好，不需要这么紧张的。

不过，这个男人倒是蛮体贴的，虽然早上是鲁莽了一点。

他心疼地看着她，决定待会儿不管她愿不愿意，他都要亲手为她敷药。

“对了，蓝小姐，既然你是会计人员，为什么还要做总务的工作？”任立璇好奇地看着她一身沾满油渍的工作服。

“总务部的人全出去了，东西坏了总要有人修吧。”

“可是公司不是一向各司其职吗？”

听到他的话，忽然，一个顽皮的点子闪入蓝玉缙的小脑袋。

于是，她故意说道：“我们这个小分公司向来都是互助合作、互相支持的，所以就算是会计师，有空的时候也要像小弟般四处跑腿。”

“这样啊……”任立璇信了她的话，“可是，像这种爬上爬下的危险工作，怎样都不能让女孩子来呀，万一摔伤了，怎么办？”

“所以呀，以后这种爬上爬下的维修工作就交给你啦！”蓝玉缙顺势地将手中的工具交给他。

“这——”任立璇愣了一下。他出社会这么久以来，还没做过职务以外的事情，再说，他是来支持分公司所接的查账业务，不是来做水电工的。

“来吧，我们办公室的电源开关坏了。”蓝玉缙带着他走进办公室。

而当任立璇出现在办公室时，霎时，所有组员的眼睛全都亮了，不明白为什么公司突然来了一个大帅哥；更奇的是，这个男人竟然还是由一向最不喜欢与男人打交道的蓝玉缙带进来的，于是她们全一窝蜂地贴在会计师办公室的门上，好奇地想知道他们到底在里面做些什么。

“帮我拿着。”任立璇拆下电源座的外壳，然后剪一剪、转一转、弄一弄，再把电线一端交给她。

蓝玉缙很自然地接过，完全没想到要做好安全措施，结果她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电线里的铜丝线，倏地一阵电流轻麻了她一下，她一吓，连忙把手甩开。

“喂！你电到我了啦！”蓝玉缙抓着手指数大叫，声音之大，连门外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的。

“对不起，你有没有怎样？”任立璇焦急地抓着她毫无异样的手指猛看。

蓝玉缙甩开他的手，立即跳离他三步远。怎么他一靠近她就有事呢？

“对不起，对于这件事，我会负责到底的。”